

与自然相遇的  
山口种方式



周玮 著

怎样看到鹿



商务印书馆  
The Commercial Press

N 自然雅趣  
Nature series



# 怎样看到鹿

与自然相遇的50种方式

周玮 著

 商务印书馆  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4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怎样看到鹿:与自然相遇的 50 种方式/周玮著. 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 2014

(自然雅趣丛书)

ISBN 978-7-100-10469-2

I. ①怎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自然科学—普及读物

IV. ①N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88024 号

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怎样看到鹿  
——与自然相遇的 50 种方式  
周 玮 著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

ISBN 978 - 7 - 100 - 10469 - 2

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 880×1240 1/32

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7 1/2

定价:35.00 元



观察之旅



发现之旅



博物之旅



朝圣之旅

## 自序：我们在此相遇

一直只自认是个朴素的自然爱好者，花鸟虫鱼，山河湖海，相识全凭缘分。而最初那一份兴趣的点燃，必然来自喜爱养花的母亲，必然来自儿时与她共处时的点点滴滴，从最简单的指认开始：瞧，这是蜡梅／迎春／贴梗海棠。也该庆幸从小到大，虽居于城市，多数时候也还是住在某个草木葳蕤、四时皆有花开的大院。八岁以前的日子，回忆起来更是亲近自然、与昆虫多亲密接触的体验，伴随的必有母亲的鼓励支持，比如领着我满院子找桑叶喂几条嗷嗷待哺的蚕儿，那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而我发现，我渐渐成为朋友和同事“仰仗”的那个“遍识草木之名”的人，这实在让我惭愧。充其量，我不过是对跟我们共

存于周遭环境中的其他生物多存一丝了解的兴趣而已，有时便止于此，有时也许刻意研究一下；但我确有热情跟人讲解连翘与迎春的不同之处，还有如何辨别牡丹和芍药。

2004年初次赴美，我幸运地落脚在太平洋西北海岸的华盛顿州，此地气候温和，雨水充沛，绿意葱茏，有“常青州”的美誉。我任教的学校所在的小城弗农山，城郊大片花田，春天黄水仙、郁金香次第开放，如巨幅色毯，再往后满城杜鹃，花朵硕大、明艳照人；还有农场果园，秋季择日对外开放，可体验采摘之乐，更可了解农事。冬季是观鸟的时节，朋友会开车带我去湿地滩涂或者河畔，看天鹅雪雁和白头鹰。我有生以来也第一次住上有前庭后院的房舍，每日看棉尾兔和知更鸟东走西顾，晚上梦见它们问我要水喝，说的是汉语。

如此神清气爽的一年，如此滋养身心、诗意栖居的一年，让人不禁深思人与土地的关系。在这片异国土地上从陌生到熟悉，我要先仰仗对“物”的体认，仰仗带我了解植物与动物的人，此番“博物”，成为我后来每到陌生之地必做的功课。唯有如此，我才能渐渐把握一个地域的光影气息、肌理脉络，渐至人情风俗。我从来不能不识别几种草木鸟虫就离开一个地方，那是观光客的心态；而我要尽量贴近，蹲在地上细察一枚草叶，从它开

始，了解这一方水土何以养人。

而在自己安身立命的北京，我偏安一隅，年年固定踏访某处山，某些园子。在熟稔到有麻木的危险的环境中，如何保持新鲜的心，发现惊喜，这更具挑战，更加考验情感、知识和智慧。而总体持续恶化的自然环境，借由国内种种问题，让我将关注的眼光越过文学，投向生态。这几年中，我的阅读也在转型。

于是在申请2011年的访美研修项目时，内华达州内华达大学的环境文学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。这一领域研究人与环境主题的文学作品，旨在推动促进人们对环境的关注，培养生态意识，可说是一门扎根现实、与其交互作用的研究。一年中读书听课，行山漫步，收获颇丰。内华达州是美国最干燥的地方，大学所在的里诺市靠旅游业和博彩业提升经济，没有什么比沙漠里建起的城市更能让人反思人与环境的关系了。

现在该来说说这本小书的构思。四月中，余编辑向我约稿，说在“自然笔记”网站上看到我写的《京郊观鸟札记》，问我还有没有类似的文字。邮件一来二去，我们都有了一些想法。本着“一个博物爱好者的内心，以及她对自然的感受”的主题，我最先想到的，就是一个由不同“地域”来串联的框架，弗农山——北京——里诺，最后以瓦尔登湖的朝圣结束。一个业余博物爱好

者，现在的我更愿意把自己定位为生态关注者，就这样在不同地域文化之中穿梭往来，在陌生之地从一花一鸟开始熟悉，在常居之地则不断发掘身边惯常的地景，重新发现自然的美与乐趣。在中美两种地域文化之间，另有一个互相映衬比照呼应的层次，使我的自然和文化体验更加丰富。比如第一部分“弗农小城”中有一篇《连翘，春天，北平》，就是这种例子。我欢喜做这种对比映照，而说到底，草木生灵有情，也是我自作多情所致；天地莽莽，而吉光片羽入我眼来，令我动心，总有机缘。有缘在此相遇，并融入生活，沉入记忆，这其中不时翻滚沉浮者，是需要我把它们留在纸上的呼召。

我们在此相遇，如题所言，意在记述这相遇一刻的陌生、感动、惊喜、思虑。从感性的经验，到融入更多的思考，这本书也记述我的成长，从朴素的自然爱好者，到有问题意识的生态关注者，从“无忧”到“多思”，我乐见我的成长，希望能继续笔耕不辍，并好奇生命还会带来怎样的机缘。





自序：我们在此相遇\_VI

● 弗农小城\_001

活火山\_003

农场开放日\_006

吹小号的天鹅\_010

河畔观鹰\_016

鸬鹚之歌\_023

春日漫笔\_026

连翘，春天，北平\_030

米尔科克杜鹃园\_032

朝鲜蓟\_036

闲情\_038

我们的气象从东边来\_041

倒挂金钟·四照花\_045

人能仰望，就是幸福\_049

墙花\_052

野生动物日\_056

鲜花还是杂草\_060

绣球，八仙，紫阳\_064

怎样看到鹿\_067



## ● 北京\_075

鸦群\_076

又见红隼\_079

野猫走过漫漫岁月\_083

看到一只花啄木鸟\_089

植物园永远有惊喜\_092

香山不老\_097

筑巢时节\_103

行山记\_107

上大水的孤寂\_111

大地上的事情\_115

慢放的春天\_119

观鸟札记\_124

田园\_129

萱草忘忧\_134

珍·古道尔：收获希望\_138

远方来信\_143



● 山艾之乡\_149

山地\_151

二次\_155

星图\_157

快雪时晴\_160

三月\_164

春假一日\_167

行到水穷\_172

牧羊人的钱袋\_175

四月断章\_181

所在\_187

秋天已至\_190

山林回忆\_195

电影中的内华达\_199

文学中的内华达\_204

内华达的荒野\_208



#### ④ 瓦尔登湖\_213

瓦尔登湖\_214

附录：这些书滋养了我\_222

# 一 弗农小城



+

+

+



贝克山 (Mount Baker)

## 活火山

2004年9月中旬，我到了太平洋西北海岸的华盛顿州小城弗农山，它在西雅图以北100公里的地方，往北再开一百多公里就到了加拿大温哥华。安顿下来没多久，艾力克就告诉我：在你后院远眺可见的贝克山，那白皑皑的峰顶终年积雪，还有，它是一座活火山。看到我吃惊的神色，他连忙补充：不过它在休眠期，不必担心。

然而，西雅图以南154公里的另一座火山，又苏醒过来了。艾力克说，圣海伦斯火山开始冒烟了，人们对此极其关注。要知道，仅仅是24年前，1980年的3月，圣海伦斯火山从123年的沉睡中醒来，开始喷烟，两个月后的18日，剧烈的地震使岩体崩落，引起了火山爆发，烟柱高达24,400米，形成了

1.6公里宽的马蹄形火山口。火山灰遮天蔽日，火山泥石流埋没了田野里的苜蓿和土豆，也葬送了数千只鹿和大角麋。有57人丧生，诸多房宅、桥梁、铁路和公路被摧毁。当时的卡特总统目睹了破坏现场后，将其描述为“比月球表面更为荒凉”。那一场灾难性的大爆发，人们回忆起来，无不提到空中弥漫的细小的砂质灰屑，它们数周不散，导致航班停运，也引发各种呼吸道疾病。

我只能想象那一场摧枯拉朽的爆发，另外能做的一件事，是每天在约翰斯顿山脊观测站的网站上，查看圣海伦斯火山的最新照片，这个观测站和火山相机位于海拔约1500米的高度，距离火山大概9公里。根据网站上的资料，岩浆已到达表层，新的熔岩穹丘正在形成。我的兴奋和好奇恐怕多于忧虑，私下的念头是，火山爆发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，怎么会给我碰上。但我依然天天上网站看照片。天晴的时候，可见青山起伏，小河蜿蜒；天雨的时候，透过水滴点点的镜头，也还依稀可见山野的轮廓。夕阳西下，火山口的白烟也被染成绯红。山高天寒，十月中有雪，雪后又天晴，火山口冒出的白烟几乎无法辨识，它和山上的皑皑白雪，还有空中洁白的云雾，融为一体，令人想起阿巴斯那些短诗中白色的不同层次：“白色马驹/浮出雾中/转瞬不见/回到雾里”，“鸽子白身影/没入白色云彩中/白茫茫天地”。有时晚上闲



来无事，我也会去网站看摄像头即时的图景，月华皎洁，依稀可见一轮；大多数的黑夜里，镜头前一片茫茫，唯有令人眼花的红绿蓝色点。

不是没有小地震和小规模的爆发，只是暂且无碍。那新近形成的鲸背形火山穹丘非常脆弱，塌陷后又继续形成，再次塌陷，又继续形成。我渐渐对它少了关注，也不再天天查看火山照片。而在后院遥遥可见的贝克山，是我视野里的唯一一座真实的火山，我与它每日相对，从秋到夏，终于熟悉了山顶在晨昏晴雪不同时刻呈现的各色光彩。它统领了整个北方的天际线。偶尔出个远门，归来途中，那皑皑白头的远山一出现在北方的天际，心里就莫名的踏实。

一年后离开弗农山回国的时候，圣海伦斯火山还在冒烟，爆发似乎是不可能了。我不禁想起王小妮在一篇散文中写自己：像这样每天只是从厨房走向洗衣机的人，对灾难肯定有着动物般的期待，像过着无边沉闷日子的草，不明原因地期待山火。可我在弗农山的日子并不沉闷。